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一

明 王鏊 撰

碑

伍相廟碑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后得觀周樂及子胥來犇以闔廬覇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池之會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世皆咎夫

差不能用公子獨歎闔廬知公而不能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責隨必以周室為請其所伏可知矣使禁兵輯民挈全楚歸之周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滅吳可疆于天下惜乎籍館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廬羣臣之罪非公意也夫豈獨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于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干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

謂公於楚仇不當報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蓋閒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可死不死以有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死之以即安也此豈世之齪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也久成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昭焯古今而功在吳尤大也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銜辛遵晦時動一舉入荊我

仇斯復賊踵爲奸吳亦旋覆越兵之來有材墓櫝公雖云亡有不亡者曷不覩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伊王神道碑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四子厲王封於伊傳四世而至於王王諱某字某初封郯城成化九年進今封王生好學崇禮造次被服必於儒者事母妃日侍膳三居喪過哀忌日哭泣不食終日歲時祀先王致齋于外陳簠簋粢

醴裳衣宗器必勑郡王鎮國非慶賀不褻見事必啓而後行作樓貯璽書與萬歲牌朝夕祝延歲時令節躬奉至殿拜起如在上前送迎詔勑表箋雖大寒暑或小疾必親躬望闕則北首過廟則趨值水旱日徒跣詣諸壇祈禱遇災異或聞邊警憂形於色民間有高年者佰必禮下之搢紳士夫東西行過是都者必虛心延見理國事三十餘年未嘗疏乞恩澤宮室圮壞新之其費一不煩有司妃沈氏長子封伊世子次濟源王女二長阜城

郡主次崇陽郡主下嫁儀賓王良臣韓應壁王以正德三年月日薨以某月日葬某處銘曰

唯伊有國肇自高皇載世延延以及於王唯王好修動依古昔約已裕人宗藩之則漢有河間東平之賢最其功德孰與後先皇命琢詞昭兹萬年

重修顔子廟碑

孔子之道與天地並唯顔氏曾氏得其傳其後則有子思孟子而顔氏深且粹矣三子者得之皆有著述以岳

世立教令大學中庸曁七篇之作與六經論語並傳萬世所以續往聖之絶開來學之迷厥功大矣顔氏在聖門獨稱好學而終日默默如愚又不幸蚤死不及立言以垂世其所得則信粹矣深矣而立教之功世靡得而稱焉雖然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謂聖人之道不在於言乎則幾於晦果在於言乎則幾於淺以言爲教又不若無言之教之深且粹也故曰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又況不遷怒貳過博

文約禮以至卓爾之地示萬世為學之則而四代禮樂
立萬世為治之大法則其功孰加焉曲阜故有廟其地
即所謂陋巷者歲久圮壞過者興嗟弘治十五年五十
代孫博士公鋐奏乞修治詔可之正德二年告成前為
復聖殿後為杞國公殿又為顔樂亭陋巷井亭門堂寢
廡罔不繕治公鋐復乞紀其事以示久遠上以命臣鍪
廼拜手稽首為之詞曰
周衰道墜聖唯孔作有睿唯顔乃見其卓陋巷簞瓢以

樂其樂終日之愚萬世之覺於皇孝皇嚌嚅道眞旣崇闕里陋巷亦新宮墻禮樂籩豆斯陳顔雖云夭其存者長薦之清廟斯道之光

無錫縣太伯廟碑

太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爲而不爲文王當殷命旣訖紂惡日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爲不爲若夫太王逃熏鬻之難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

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之爲豈太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太伯雖聖商業未衰亦安能遽朝諸侯有天下耶予意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於是焉興故欲傳國及之太伯知之遂與弟逃去其後周之有天下在文武之世而王跡之基實在太王之時所謂以天下讓者其以是哉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虵太伯之來端委治之始去夷即華至於今人文財

賦為天下甲葢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隆焉相傳曰太伯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塚皇覽云太伯之葬在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矣今板村正居吳縣之北去梅村不二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嘗過而傷之弘治十三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邑有聖人之墓而蕪焉令之恥也姜曰諾甫下車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期年廟成殿寢門堂圭潔靚深石表對峩過者瞻悚姜

侯請予文於碑以示後世銘曰

蠢茲句吳俗本文身始孰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卒以有國於戱孰知世教日隤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得而稱其稱則遠邈邈新廟姜侯所作億萬斯年過者必式

鄠縣明道先生廟碑

聖賢道被天下萬世而尤深於過化之地鄠為縣介京兆西南宋嘉祐間明道先生嘗辱主其簿其南山高冠

谷長嘯巖凌霄峰皆登覽題詠遺刻往往猶在庭有巨槐相傳為先生手植其辨藏錢止佛怪興水利諸政赫赫尚在鄜人耳目自今而言先生之道在萬世不獨行於鄜自當時而言先生之道不行於天下猶幸行於鄜鄜固先生過化之地哉自南宋以來從祀之典徧天下而其流風遺惠在鄜尤深至於今五百餘年鄜之一草一樹一泉石猶能使人起敬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而廟無專祀人奚以慰弘治二年沁水李君瀚以監察御

史按陜行縣至鄜則命所司營之八年復涖顧瞻廟宇庳隘猶樸弗稱初意時巴陵楊君一清以憲副董學政於陜議以克合命知鄜縣事房嵩撤文昌祠以其址作祠重門緣垣靚深高廣來京請予紀其事葢自孟子殁而先王之道熄先生兄弟起千四百年之後獨得不傳之妙至於今雖遐荒絶徼咸知誦程氏之書而先生所得則有不在於言語者矣世孰得而知之鑿又安能言之獨二君協心表尚正學激揚頹俗使鄜之人穆然復

睹卿雲齋月之輝被和風甘雨之澤其可謂知所重矣

銘曰

有嚴學宮祀事孔時新廟再登伊鄒之思思昔夫子涖

我鄒人辨奸折獄唯誠與仁孔孟既亡道墜孰起天續

斯文生兩夫子嗟嗟夫子道被遐方豈伊鄒人俾也可

恖南山巖巖白雲在天於乎遠矣曷日來還

武昌忠孝廟碑

武昌城東有廟曰忠孝祠吳司空孟孝感宋少保岳武

穆二王者也孝感江夏人仕吳位至三公嘗以母嗜筍泣竹而筍冬生雖庸夫稚子皆知其為孝也武穆仕高宗朝志恢復中原屢敗金人功垂成而死奸檜之手其忠憤之氣至今炳燿兩間而鄂其駐節之地破曹成滅楊幺皆在湖湘間功尤烈矣固宜廟食於茲武昌故有孝感廟庳陋湫隘海陵冒侯政來守是邦始謀徙今地弘治戊午姚江王君恩西蜀牟君道俱以御史按武昌間謁祠下謂孝感有廟宜也而忠如武穆功在鄂人乃

獨遺之夫忠孝一道也宋乾道中詔建武穆廟於鄂鄂
固嘗有廟矣合而祀之於禮其可冒佚曰諾乃分龕置
主更其額曰忠孝露臺中拓帛亭分峙餘無加於舊焉
君子謂三君子之舉也儉而禮走使京師求紀其事於
石予謂二王之祀孟以孝岳以忠孟之事微矣遂能動
乎天岳之冤酷矣而不能回高宗之惑岳蹈其變其功
烈孟修其隱其名完且其生也相去千餘年而人心崇
嚮如一日豈非忠孝大節帝衷民彝不以今古遠近

常變隱顯而有二乎孟軻氏謂易地則皆然韓愈氏謂曠世而相感者並饗廟祀於禮合矣其地於鄂為白鶴山錫之者楚府相其成者徐長史仁王長史綖銘曰

枕江維鄂清廟奠奠廟有二王歲時合食王生異世千有百年殁而同祀忠孝則然孝能動天忠唯死國維忠與孝異功同德坎其擊鼓鶴山之下百爾有生誰其無父誰其無父其有無君千秋右享昭我彝倫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代人作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氣脉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决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决黄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絶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秖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涖

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滅沒鋭等聚謀始於上流闢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懽聲載道事聞璽書獎勵乃始議築黄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黄河東流入淮其後黄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黄陵岡以及張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浚河自

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槽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插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既塞緣以石堤隱然如虹鞴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提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

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伕其役者通政使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劉福通判王文臣興臣銳臣大夏以其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紀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翼翼皇都殿此上游漼輸東南艨艟來浮黄河奔溢勢如萬馬遂嚙黄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

大夏汝銳汝輿協謨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屬廼相廼延廼釃廼鑿既堤菑岡張秋廼蔡維天輿時維人効力神謀鬼趡（音醮出揚雄賦）隤林菑石昔事之始訖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偉塗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屹屹安平新廟孔虔四方攸同于萬斯年

通州馬神祠碑

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

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有人力所不及者則馬神祠
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駟辰為馬詩云既伯
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
燕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世傳
太宗靖難與敵戰於此若有神相焉者因詔作馬神祠
於其地且令天下州縣皆立馬祠在今州治之北地曰
壩上鄉曰安鄉旁為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
僕少卿往涖祀事其辭曰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

辥竣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甃級蹴夷沮洳薈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旁侵星月仰見心焉跼蹐相顧增歎弘治八年始以改作事聞詔可乃屬役於順天財因歲登力因農隙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繚垣重門過者祗肅役始九年三月成以十年之某月中歷三太僕卿朔之者安成彭君禮繼之者錢唐錢君鉞成之者隴西宗君禮而寺丞楊珪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黎春等實佽其費古者

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咸利焉今其地固在也而法非其舊取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國與民俱病焉固有志者之所隠也三君既協力以崇神祀則馬政之廢者其將次第而修復乎銘曰

駪駪國馬于甸之野漠焉如雲萃焉如雨有廟嚴嚴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河漢造父王良有崇其圯二三君子神斯降祥人維致

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二三君子
賫肖賫似刻碑示後尚紹無隊

蘇州府重修城隍廟碑

吳故有城隍祠在子城之西南陬莫詳其所始唐天寳
中採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五年刺史錢傳璙
加宏飾焉至趙宋時有勑封忠安王嘉泰三年加號順
應嘉定九年又加號威顯寳祐三年又加號英濟國朝
則惟稱蘇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以舊祠庳陋乃徙

雍熙寺故基在今吳城之乾位葢百三十年於兹矣弘治十三年侍戈原廣言於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涖事及朔望必躬謁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棟腐桷摧牆頹礎圮肖像黯昧不稱瞻仰曹侯曰唯神與予分理吳郡予理其明神理其幽吳下頻年風雨調順稻麥豐登寇攘帖息疫癘不作兹神之賜予其敢忘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又命義官某等董其役於是貧富爭施厥財恐後掄材程役完舊勑

新明年春正月始事至九月僝工殿宇峻整廊序邃遂門牆顯赫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東廣林侯世遠繼之求予紀其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蓋起隋唐之際吳越之間今京畿至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且山川林谷丘陵表啜防庸古皆有祭況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偷婦子安畜牧遂非所謂有功則祀之者耶固可以義起也況時有所尚敬有所偏今自朝廷及於閭閻祈靈丏祥罔有晝夜水旱蝗蝻則禱之疫癘夭札則禱之凡

有求則禱之有疑則禱之而神又能昭答陰祐儼乎如臨其上至其家可謂靈也已予故文之碑以彰神之威靈詞曰

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三吳罰賞在予孰越厥志嚚頑効尤雲車風馬四覽幽遐雪劒星矛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良愿屏植祓戾煸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閭門夜開維神之賜其可誣哉清廟有嚴曹侯所飭林侯紹之邦典維秩豳牲椒糈歲事孔修

福我邦人億千萬秋

陳氏祠堂碑

弘治己酉姑蘇陳氏治第於郡城之臥龍街始作祠於正寢之左越三月祠成於是太學生悅率其宗人得是月丁卯祗薦祀事大小和會遠近來觀已迺具書走京師求其友翰林王鏊紀其事以示來裔俾知所以作者唯陳氏於吳中爲巨姓然自故福建僉事公始益顯公永樂中以進士爲河南參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

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爲御史復上疏勸講大學衍義或指其語涉譏訕闔門繫詔獄五年出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其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其後府學生王養浩等數十人相率言於部使者郡學故有先賢祠祀唐賢陸中允而下國朝若周文襄公故提學御史孫公陳公及公或深仁粹德延被吳人或孤忠勁節聳動海内而廟祀未及後人曷勸於是有司奉公

入鄉賢祠今上即位有詔修名臣墳墓公墓在吳山桃
花塢葬故有闕所司祗奉詔旨相與治碑碣華表石羊
虎如制且禁人無得樵牧而復其爲後者一人使專
護守於是其孫悅退而歎曰唯先公忠義聞天下墓有
封祀有祠而家顧無專祀歲時饋獻仍陋就簡不肖不
孝罰其可辭迺作祠如禮室爲四龕西以祀高祖府君
次曾祖府君次即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飭悉如五品之
制且設巨龕於寢以奉公像曰是將親盡不遷爲陳氏

始祖云詞曰
國有正氣晰時屈伸在屈而振展也維人公在河南以
言得罪十載太和若終把耒帝思良臣起為御史公拜
上言言固臣事臣有一編請置之陛朝夕勸講四海其
乂或從間之詔獄是縈闔門縲絏百死而生詔恩朝赦
暮已抗章擿藩府隱帝聞為驚初驚後繹維帝之明古
有汲黯拾遺為志亦有魏徵勸行仁義較其所處孰難
孰易堂堂陳公今復有之廟祀嚴嚴邦人之思邦人之

思況其孫子作廟于家爰及其自同堂異置籩豆載登
春秋饋獻百世其承

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國初大司空相從高皇帝起淮甸
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戰番陽克漸江拔姑蘇
下中原累著功勚機務必預嘗遣督軍餉帝曰卿功巳
應世爵兹行爲朕蕭何可也還進大司空頗以怨言聞
下獄死子靖安瓚州安置永樂甲午十月生公於瓚公

諱遠字繼遠少穎脫奇秀宣德壬戌登進士第授户部雲南司主事景泰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核實南直隸逋稅得其羨餘若干萬歸之公又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遯隱邊人賴焉天順改元以公使交南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人憂時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成化初兵討兩廣叛

獠公以戶部侍郎往調兵食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賊平陞左侍郎二品俸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滌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乞致仕許之十五年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詔許致仕弘治五年三月進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日卒年八十有三公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歷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丈移奏

剳悉出公手改定户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内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同僚有惡囑託者輒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而止何怒為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也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子中書舍人王將奉柩歸葬無為之某原求予

言刻隧首於守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一時名臣矣公嘗謂人戶部多積獎使吾久於任一釐正之國可富邊可實民可安也惜未及行而其志則可知矣銘曰

朅朅司空興運首遭文經武畧為時蕭曹山河之誓宜及而閼宿祉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計相進大司馬出入勳名孰與齊者既老而休濡須之丘焯德昭終揭於道

周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

黎故山西望族趙宋時有為西川制議使者諱某制議生樂平尹辰值宋亂不得歸因家縣之薛塘遂為樂平人樂平生元餘姚同知漢卿餘姚生元哲世稱愚浦先生愚浦生偉偉生士雅是為公之考二世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以進士授監察御史數疏天下利病有人所難言者出按貞定黜贓吏二十餘輩革宿弊蠹民者數十事有戚里豪占民田吏

數御史莫敢辯公奏一歸之民及按四川湔洗冤獄十八人得減死有劇盜出沒汝寧重慶間勢頗張督官擒之有白金文綺寶鏹之賜會當道有不快者出知鎮江至則以教化為首務月朔召見耆老語以敦禮善俗暇則莅學爲諸生講說義理民以事至郡者教以孝弟詞意肫切聞者感動鎮江當南北衝民困於驛遞供億貪吏又侵漁之公始命視糧收直貯之府以時出納日書而歲考之其弊遂絕初民户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

展無巳民破産而馬滋耗公乃差户為上中下上牧牝
中牧駒下則悲蠲之牝一駒三為小羣羣有首牝十駒
三十為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償之馬政舉
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中貴人汪直威振天下所至有
司望塵趨拜公聞其將至也則去行屬縣汪銜之及弁
都御史被逮因并逮公詔獄時吳指揮緩在鎮撫曰吾
聞黎太守好官一無所問已而改知襄陽又改知寧國
寧國素聞公鎮江之政奸吏豪家望風迎戢初廵撫都

御史王公克復每患寧國多訟及是入境無一訟者大
異之亟草奏薦公擢雲南左參政未幾進廣東右布政
使轉左遂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三省流
民動以萬計號易亂難安公鎮之以静罷文武之不職
才不當任者易置之總其要而責其成坐以無事徵拜
南京兵部右侍郎三月以疾不良于行詔許致仕乘驛
以歸弘治某年月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七公天性廉
靖不求赫赫聲事至必盡其心力所至有惠政而在鎮

江獨久其澤最深後朝覲往來民相率羅拜至不能行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其子某至京謀刻其先德碑於墓而以屬予詞曰

黎望山西奕世無賷江右來家自樂平尹渉元國朝無甚顯者委祉歸成生少司馬維少司馬發跡言官其儀禔禔其節桓桓或從尼之出守京口于襄于宣克振克守作藩于滇洎廣東西政聲流傳如京口時持憲于鄖彼紛莫定何以殿之曰唯以静召佐兵政戾此留都上

方用公疾遽云徂用雖不究勲則多矣琢詞隧首以示無止

震澤集卷二十一

震澤集卷二十二

明 王鏊 撰

碑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

保謚文定吳公神道碑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

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於戲公其遽至是耶當宁

之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耶於戲公諱

寛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皆贈吏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髙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絶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賢時以御史董學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

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譔旋被
選侍先皇帝於東宫九年進太子右諭徳先帝即位以
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録成進詹事府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尋兼翰林院
學士入内閣掌制誥仍侍今上於東宫充會典副總裁
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兼學士修歴代通鑑纂要仍充副
總裁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輙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東朝進講

關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詹率僚屬上疏曰竊唯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内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建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

否耳苟有裨經傳則揚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耶太皇太后將祔廟詔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詔從之公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有學行聞望輿論攸歸之寢載閱月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還特贈太子太保長子𩑶授中書舍人次子奐

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宫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及日講内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邅徊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

安之衆議爲之氷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
又固辭之公端靖淵穆不溷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
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
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
者乎公爲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緼藉簡淡理致悠長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尖
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
得於戲公由侍從致位八座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

廷恩數不爲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爲不壽矣而遠近齋
咨若有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持軸以行其志耶
夫公之所自立足以不朽雖位卑無年未爲不貴且壽
也況其兼得之耶其又奚慊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
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神
道碑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靖王聞其

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語王偓然驚曰畢哉斯童他日必為國家偉器考松亭翁携以入闘閩人所在聚觀丏其詩文少長還為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奇之初宗靖王書元徵二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公為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當為國家祥瑞也天順巳夘占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欻起久之授編修會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

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廼
乞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
薦者甚衆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至或有學貫天人
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如不
復有意於斯世也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惠然而
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復幾萬言
實錄成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又
九年當是時天下士大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召

為副總裁至則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
公特為㡳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擢南京太常寺
卿修歴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卿
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宫講讀未幾命
掌詹事府事兊誥勑上䟽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銘東
宫兼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覲曰
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之不果令上即位進吏
部左侍郎仍充實録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矣

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明年九月其子采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某年月日葬邑之某山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諭祭公癯然纖弱而崖�張削剛毅之氣不可犯人有過面折之為文必欲作不經人道語晚迺削畀為同縣奇為平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譔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自許者云張之先有諱仲芳者宋季來知隆興府因家南昌之隆阜坊大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翰林院編修松亭翁也先夫人程氏繼黃氏子男二采栗

女一孫男四女一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名高一
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晚年始起立華要駸駸大用同
列忌而毁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究其中之何如
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然公之名在天
下則不可得而毁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内世方疾馳我挹而退元間大呂厥
聲渾鍠薦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道之
廢行孔亦云命彼其譊譊於我奚病刻詞隧首以濵厥

慶

鄖陽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俞公墓碑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黄蒋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藎字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貴人傅恭家豪敚民田前御史率脂韋兩端莫敢辨公毅然割其田還于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數人治之時恭方幸于上衆莫不為公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

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其下恣横境中吏莫敢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安知府許聰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權貴必欲置聰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閘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貯穀以賑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安陸州時流民嘯聚于鄖急之則變緩之則爲後憂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廼濟又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

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卒成化甲辰七月四日也葬以次年正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屠于盜莫跡其所由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夢于公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為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為得晦翁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茲以御史中丞治水利吳中間詣予泣曰先公以直道齟齬

于時仕不達而惠政在人不可泯㢤且二十七年而墓
碑未刻其實有待廼序而銘曰
桐江之濆誰樹誰封有明中議大夫鄭公鄭公之庸舊
自䝉史孰爲佞邪惠丈則指正或見醜忽殞而顛于澧
于茶于郢于鄖地唯荒遠所至則發姦膏蝎蘇去其苞
枿公惠多矣禄廼不贏施及後人爰有中丞中丞之來
維天子使宜于民人實肖實嗣既侈其號復承厥聲實
求予詩刻在麗㽕

盛氏先塋之碑

盛故餘杭閒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葬黄山自寓翁府君始黄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葢吳山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鬱然青鳥家謂其秀當有所屬而盛氏墓在其與隅寓翁曾孫偁言于鼇曰先墓在吳中者凡九而黄山歸焉獨存水木本源之義在焉何可忘也葢自元季兵興所謂凡九者多蕪没而莫尋則無表識

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没也乎俌用是懼爰用增蒔松栢立饗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于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㝷乎予唯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累累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于朝官于鄉累世而不絶也何其盛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

或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
蓋塋域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為繚垣垣之正中為傭曾
祖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
又西為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
之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太醫院士諱
儼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
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壯上諸殤穴在垣之外
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

生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遂以葬焉春秋祔饗之其諸世系行歴刻之碑陰

## 廬州府馬侯遺愛碑

馬侯汝礪初以秋官員外郎謫判廬江久之進同知遂知府事上之元年擢參貴藩去之日廬江父老遮道挽留不得則相率作祠城東肖其貌以事迄于今民愛戴如初不替合肥諸生丁子奇走吳求紀其事廬為郡當江淮閒地多荒遠侯至則劬躬撫循流民來歸者給以

閭田俾肆力以耕而免其徭役濬治三堰陂壋溝塘水利流通於是戶口增田野闢節縮羡贏斂散必式積糧至五十餘萬石歲旱民飢令驗口受糧仍散處寺觀作糜以飼屬縣久之所全活一萬八千餘人廬故有城而承平玩愒日以就圮侯市材陶甓增築三千丈有奇樓櫓守禦之備莫不繕理霍六之間盜賊出沒設官守隘巡警以時於是民不知饑盜賊屏息又立社學于諸鄉錄其稚髦爲學官弟子大修宣聖廟建尊經閣購經史

子集萬卷于中以待學者之求吳將軍周瑜宋包孝肅拯馬少保亮劉學士筠墓在境内皆祇謁修治禁民無得樵牧宣聖裔孫寓舒程端中裔寓英山蘇文定裔寓霍山皆召恤之復其家又立余忠宣公祠三蘇祠設祭田俾其後守之於是士皆翕然嚮方奮於節義餘若使館府治橋梁驛傳倉庾囷不以次秩舉而民不知其勞且費比其去郡粟餘于倉財餘于庫旁郡歲饑往往就告糴焉而無不給侯醇懿清明勤於吏事而又飾以文

學風以節義去廬久矣而寄恵在廬食有高廪學有次舍野無懸耜濟無病涉老稚嗟咨相與尸而祝之伐石紀美庶無忘於世世侯名金汝勵字蜀之西充人今爲淛江左布政使其詞曰

嘻嗟馬侯言治于廬彼廬之人有奠其居老稚熙熙不怨以尤侯今邁矣侯德在珉原田每每我畬我耕崇墉言言我寢斯寧我倉既盈我梁我遊裌冊來游頖水渭渭㒒侯復來龥閽則遠侯來何遲去乃莫挽肖像在堂

世尚無諼

江淮平亂碑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絶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竪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内海内靡然發動逆竪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彦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横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

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恵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渠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覇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卻游擊永與戰克之

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踸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桒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彦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横南北所至創殘皋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忠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

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刼脅者悉縱歸之提閫自節制而下襃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勲以示永久詞曰

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亂朝實生厲階遠近騷盜賊挺起千萬爲羣血人呀呀虎噬虵吞城市坵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

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
雄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撝公至會師誓清大憝受
命徂征無或撓退王師並奮孰我敢遏曾是螳臂而當
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枿盜始犇駭顛踣北南飛走計
窮海山之嶔狐妖憑丘鹿鋌走險天厭盜虐海作颶風
我師乘之遂殲羣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兹
惟天幸始盜之萌豎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
之萌昭哉不忒鐫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

觀

蘇州府建文丞相廟碑

忠義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宋世以身徇國能信大義於天下者視前代為獨盛而文丞相之死尤偉且顯其許國之志屢躓而奮百挫不回至於今愚夫稚子皆知其為烈也夫死一也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則所處者異耳是故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若公可謂善處死也自古死國者非一然皆居其官死其事職也方元兵渡江

詔徵天下勤王無一人至者公於時出知遠州非有天下之責乃獨慨然奬率三軍毀其家以徇國其氣固已凜然蓋天下及挺身出使被執而逸流離間關山棲海竄卒達行在當是時宋蓋亡矣猶號召義旅克復州縣軍敗身執志在必死祈死不死卒致之燕雖元之君臣亦皆咨歎其賢必欲生之不得卒得死柴市從容南向有若平時蓋成仁取義公志素定於中非若倉卒履變慷慨殺身之爲比公之死所以獨異而其節尤偉且顯

者讀其傳誦其詩悲其志想見其人於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之起則知平江常州受圍公遣兵援之會詔趣入衛公去而平江旋送款矣使公不去平江必能與常犄角常猶戰不屈公其有不能守二州戮力勢或可支即不能支亦當背城死戰元兵不敢長驅臨安得徐爲之備不至倉卒銜璧一旦猝亡其國也其後公過吳門感念悽愴遺民聞公至無不垂涕者於此見公之惓惓於吳吳人之不能忘公也公既死燕京廬陵皆有祠

而吳獨缺太僕少卿文君森其先自廬陵徙衡山自衡來吳蓋公之裔胄也子斗願以其地作廟世守其祀廵按監察御史謝君琛以聞詔可賜其廟曰忠烈有司春秋饗祀如禮正德十年月日廟成斗來請予紀其事於麗牲以詔來裔銘曰

嘻吳故墟有巍新宮宮祀為誰丞相信公元兵南下渾一中夏飲馬長江已無宋社公獨奮然率兵勤王吾仲吾義焉知存亡崎嶇嶺海百死無二卒死於燕卓哉正

氣公身可殺公志莫敓千萬斯年其氣烈烈撐拄乾坤昭揭日月唯忠唯義率土嚮之况兹吳門公所素治公治于吳不能百日公惠在吳終古不沒公肖公遺後復吳居作廟揭虔帝命所俞綱常民彝弗渝弗隊饗祀千秋為世臣礪

杭州重脩岳武穆廟碑

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祠墓在錢塘棲霞嶺之陽有司以朝命歲時饗祀廟號宏麗而俊廹於山麓湫隘沮洳

日以顏圯正德某年月某官某承上命鎮杭首謁祠下顧瞻咨嗟乃捐貲鳩工刻嚴巒芟荊棘得地之夷直者若干丈闢為寢廟廷以廊廡巍然翼然遠近瞻悚仍謁余文紀其事夫武穆之死迨今且四百年人過其祠下猶為痛憤欷歔欲籲天而無由於檜之奸則裂眥切齒思食其肉而不厭何哉宋以忠厚立國百五十年未有大惡於民女真長驅入其國毀其宗廟社稷二帝蒙塵后妃嬪主纍纍而北是天下之大仇也大耻也武穆奮

起行間挺身為國復仇驅烏合之衆摧方張之敵震驚
猲喪不敢飲江南牧是天下之大功也大忠也當是時
使其君能專任之乘破竹之勢入穹廬之境二帝可還
中原可復宗社之恥可雪一旦金牌十二急召還之大
功垂成而不就又使奸臣舞文鍛鍊父子駢死獄中是
天下之大寃也大恨也縱奸檜以和誤國忍害忠良為
高宗者獨忍棄其宗社使大功不成大仇不報大恥不
雪貽萬世之恨乎至于今所以憤檜之奸痛王之寃而

重歎高宗之昏惑也夫以武穆之忠檜之姦今之孺子皆能知之而高宗獨甘心焉而任之而殺之何哉物有蔽之也高宗之辱也覩靖康之禍褫魄久矣惴惴焉自保江東不啻已足無復中原之志檜窺見其隱首倡和議以中其欲武穆忠義激烈以恢復自任然非其志也而有功高不賞之嫌一時羣小又從而譸張熒惑其間遂使是非倒置大不忠者爲忠忠者爲大不忠也可不哀耶自昔人君莫不欲奬忠賢而忠賢每至擯棄故子

胥沈韓彭醢檀道濟殺豈獨高宗哉高宗其甚者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萬世戒使後之人君得永鑒焉所謂無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銘曰

噫嘻武穆今且安之其果亡乎其忠勇憤烈之氣將猶有不亡者乎將爲星辰以照臨下土乎爲雷霆以泄其憤怒乎將獷風叱雲上下于天爲帝督姦乎將復爲忠臣義士以輔佐國家降生人間乎姦檜今已臭腐完顏久已丘墟中原之境盡歸國家前日之憤亦可舒乎相

彼塜樹枝皆南指則其精誠惓惓于南也其尚猶生時乎吳山峩峩兮巖曰棲霞寢成孔安兮惟王之家王今安之兮忽獨去此故邦儲祥祛癘兮庇我氓於茫茫潔吾觴兮精吾糈於萬斯年兮俾我氓以不忘

震澤集卷二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爾熙

震澤集卷二十三

明 王鏊 撰

碑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神道碑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從彖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為國元老公為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

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戸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戸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鄞有少年為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鄞人執之以聞從人大譟公曰日本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起釁端縱之逆長興有田嚙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為奏免轉福

建參政汀漳盜起公與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辜者若干人時太夫人蔣春秋高公屢欲乞

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滿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毀也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春秋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於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棄致樂清徐總紀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寃窮竟泉倅于茂之贓而雪副使張罃之誇饑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污者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為人稱道以年月日葬於烏龍山之原配何氏累封淑人子男二説太學生謯庠

生銘曰

噫嘻康敏佐佑茂陵及我孝考八座俱升式敬由獄國祚用登餘祉綿綿公繼其閥保釐留都秉國之法人曰甚似康敏之子平恕清明所至有紀唯宋魏公乃有懿敏克對前人令緒無賈采菱之瀆流風斯在唯爾後人尚繼無怠

政使沈公碑文

明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

沈故汴人其先以醫扈宋南渡來家蘇之長洲思陵嘗書良惠二大字賜之故吳中稱良惠沈家元有醫學提領諱瑛提領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録學録生德輝浙江行省醫學提舉提舉生日彰日彰生潛皇御醫博學工詩歷事仁宣二朝考守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妣楊氏封宜人公生而多病十歲始入小學學賦詩鼓琴繪畫篆刻曽無仕進意年二十始鋭意經史學大進成化庚子遂占應天鄉試甲辰第進士出知河南歸

德州州當黄河衝隨塞隨决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
乃於城外五里許築長堤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
河河水由之入淮睢民始免墊溺饑歲民流作粥以飼
老弱少壯給之行糧使歸耕且給之子粒牛具户口日
增鄰封有訟久不决公立決之兩皆意滿而去部使者
上其績賜之誥命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廣東南
雄府以憂不赴改授浙江衢州府衢多水田雨則溢晴
則暵公大興水利濬陂池築堤堰修復魁星等閘民田

得灌溉而城中無漂溢之患又倣常平倉例歲饑減價以糶收成增價以糴豐凶有賴倉無紅腐初宣聖有嫡孫在衢儕於齊民公始命復其家疏於朝得世襲五經博士又奏起樊尚書瑩崇飾先賢趙清獻祠為政知所重類此事聞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西左參政又進河南右布政使河南民曰是故歸德君耶懽迎未幾歸守制吳中屬逆瑾亂政坐罰米三千六百石官有不快於公者因疏公老疾不事事公不辨諉曰言官言是吾老

矣遂卧不起居吳下十年年七十一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三日也十二月某日祔葬吳縣笁山之先塋娶龔氏封宜人子男三基本府醫學正科堅太學生垕始就學女一贅歸㯃先卒孫男二鎰鉉沈世以醫名吳下至公始以文學登科第致仕方伯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弟壽入翰林位至春坊諭德譙鄉貢進士吳人華之公體貌癯起義則勇所至興除利害汲汲若不足山西不當事河南任未久故政不大聞其在歸德衢州興滯起廢膏

枯沃瘐遺愛實多至今民思之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余故撮其大者表之墓上後之人尚有考也

資善大夫户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顧公神道碑

文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彦華在徙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歴貟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

循嘗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致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間府府畿甸也貴戚莊田棊峙境內聞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輷轢先是定傜役悉委吏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其中公會校出入據籍履晦定為程式其獘遂絶郡有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副使整勅建昌兵備越嶲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僶悗心力撫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

拜大理少卿尋進左僉都御史廵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改南京都察院提督廵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陜西三邊告饑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涖之名至御榻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諂貌公自若也瑾諷諸

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銜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掊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為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得意未慊時命官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為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為公罪罰輸百五十

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稱貸益之人皆究之公無懟色正德丙子十一月七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以戊寅年某月某日葬城西朱家之原公貌温氣和内守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奸斂艳無所跛倚其可謂難也已初壽寧張公發自河間公為河間守嘗有德焉比當路每輸欵於公公謝之方其為大理也或以為壽寧之援也及壽寧有名朝士坌集而公獨不往時王端毅為冢宰亟稱公始知所自焉逆瑾

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訃聞詔賜太子太保命有司治塋
域遣官諭祭如故事夫人黄氏繼張氏子男五伯謙名
能文學占應天鄉試卒次仲諧太學生次叔諧季識季
詵孫六承芳承恩承德承勲承忠承志比葬仲諧自臨
淮奔至蘇泣曰公與先公同朝嘗以文銘賢公卿今其
可辭予曰然吾知乃公者遂為表于墓道仍系之曰士
抱負所有患不得位以行得位矣患不逢時以抒其志
若顧公奮自一經致位八座遭值權奸擯斥以去其蘊

有不能盡施者耶然顛頓挫摵不沮不屈亦可自表見於世矣後世其有知之者乎其無知之者乎於乎傷哉

邵尚書母過氏太淑人貞節之碑

凡忠貞之節有二當國家多艱捐軀蹈難臣之忠也任匡弼之計擁殖委裘社稷危而復安忠之大也以身殉死婦之貞也礪冰蘖之操拊嫗殈抱宗祧絶而復續貞之大也故曰死易立孤難南京禮部尚書無錫邵公之母太淑人過氏宗宗室徐王郡馬盃玉之裔適贈通議

大夫副都御史純和府君尚書生三歲而大夫蚤世太淑人方盛年族人欲奪之節太淑人嶷然自持誓不復貳及家析產金帛泉貨一無所取獨取先守一府君手校遺書千餘卷曰將與吾兒讀之且育且誨備履艱辛遂見尚書取科第知方州歷户曹郎按察副按察使布政使御史中丞督漕鎮淮安皆至官食其禄及尚書以守正忤逆閹斥旋改貴州有户部亞卿之名太淑人時年七十一矣病不復能之官尚書因乞終養于家不許

再䟽三䟽至五䟽始許之家居八年進今官又固辭不報今上即阼起之復辭䟽前後凡七上有云臣無兄無弟無子以代養兩世一身更相為命聞者悲之雖朝廷不能奪也遺有司以禮存問時太淑人八十有一矣君子曰太淑人至貞也撫二歲之孤位登八座為時名臣邵宗以光尚書純孝也不以八座之貴易一日之養屢抗明詔必得所請語云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太淑人有焉聞以善養不聞以禄養尚書有焉而國家以孝治天

下曲成臣子之節何其至也初尚書為中丞詔褒之曰
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及是又被恩典作而言
曰兩朝希世之恩臣實何德以承之乃作貞節之碑以
表太淑人之操以揚天子之休命于無疆鏊嘗執筆隷
太史屬之銘銘曰
聖有謨訓託孤寄命忠貞不渝家國斯競噫昔邵宗天
降之割綿綿宗祀千鈞一髪惟太淑人不震不奪敎育
遺孤再高門閥惟皇嘉之進有封號犀首錦橐五花之

誥爰命爾子八座是參典朕三禮保釐于南於赫渙汗
臣敢言私臣有苦心天其鑒茲惟皇之仁曲成不遺至
誠動天乃允厥辭母子相保鶴髮蒙茸一堂之上洩洩
融融菽水之歡孰與三公孝莫與京貞莫與尚孰克成
之綸音在上百爾有位尚是則象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

王氏裔出瑯琊晉光祿大夫覽覽孫鎮東司馬導渡江
為元臣周顯德中明州衙推仁鎬始居分水宋漕貢進

士宗成來家崑山之湖川湖川近分屬太倉故今為太
倉州人公諱倬字用檢曾祖琬祖琳考輅俱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公自幼穎敏
年二十始從師授周易往往發師旨所未發二十五占
應天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出知山陰縣以釐去改餘
干又改蘭谿於山陰興滯補弊革額外科取之弊政聲
赫然為八縣首餘干有張李二姓爭田積三十年不決
援據至千人公行視田指一大樹曰以此為界二家俱

厭服凡疑獄刃迎縷解未朞月囹圄為空贑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於山下鼓譟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畧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地撫巡交薦蘭谿以積逋糧里長繫盈獄公至一訊釋之在赦前者皆與蠲除餘為立限以次輸足旬日獲盜十餘輩夜户無鼈素舞文者皆歛跡復以政最奏起弘治乙卯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首劾文選貪汚郎中貢欽罷之

又劾免尚書不職者五人方面二十七人楊太監者倚
寵橫甚至輦轂進士又劾罷之時北邊大警詔以平江
伯陳銳充總兵公言銳素非統御才必僨事已而果無
功旋進貴州兵備副使承米魯福祐亂後荒夷出沒爲
患公乃修城堡宣朝廷威德漢夷畏愛土官阿偉素桀
驁不受約束公名之即至俛首讋服正德丁卯以例裁
革改廣東瓊州兵備時新脫符南蛇之亂生黎爲梗公
巡視多所俘獲贖還男女若干人崖州千家村尤猖獗

公屢聲言討之而師不出忽乘其無備襲其巢穴大破之明日大戰又敗之斬獲甚衆分三大村為小村以弱其勢奏建守禦千戸所自是黎人不復反論者以為奇功公不以聞進雲南按察使又進廣東右布政使會征臨賀砦克之餘賊匿山谷衆欲乘勢殲之公不可以禍福諭其長悉來降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賜改四川左布政使首革錢穀出内稽留之弊時盜起蜀中逼成都鎮守議焚附郭民居以絶賊公曰是益賊勢也乃勒軍列

營以待洞開四門賊不敢逼時列郡羣疫於饋運在途
多遇擄掠癘疫死者相屬公皆罷之出庫銀糴米貯各
倉量遠近給之民免轉輸軍無缺乏總制彭都御史令
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
馬俱入城避賊擄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千石
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軍中日猶未午彭公
大奇之旋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兵備兼巡
撫順天等府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

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為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粮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粮散給飢氓軍民兩利馬全活以萬計時北兵射死叅將陳乾總兵太監合軍討之屯馬蘭峪公曰敵知吾兵屯西必且東入乃命指揮葉鳳率兵伏山下敵果毀東墻入伏發斬獲六十餘級馬一百五十匹奪回男女千餘事聞有勅奬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御史劾指揮十七人臨陣退縮當斬公曰未經督委何謂退縮十七人皆得免乙亥進南

京兵部右侍郎旋以七十懇乞致仕不允得贈祖考皆
如公官廕孫世德爲國子生及年七十二三上疏乞歸
上不得巳許之給驛以歸仍令有司以禮存問蓋異數
云歸三年卒正德辛巳三月九日也嘉靖二年十二月
葬某處春秋七十有五初娶陳氏贈淑人繼陳氏封孺
人再繼陳氏封淑人子男二愭忭愭國子生女三長適
大名府推官葉夢麟次適盛有成次適國子生史賛孫
男二世德世闕孫女三公癯然儒者而胸中富有經濟

善因事為功不為矯激之名亦無詭隨之行故所至有聞所去人思之在餘干額外積粮六萬石廣東覈庫藏出内復在官銀八十餘萬兩薊州修築邊墻四百里嘗道出彭蠡有漁者數輩趨而前曰吾故餘干父母也爭獻魚酒公為各少受之之官四川過臨賀餘寇多在人為公危之至境諸蠻相率迎拜道左曰生我者公也護送出境貴與崖州各立生祠以祀居鄉以孝義稱親病躬視湯藥不解帶居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比御而不入

與兄析烟念其子女多讓以己田半創立家廟具祭器割田千畆為義莊授宗子世掌之立條約族人婚喪吉凶之費頒給有差吳中苦粮役往往破家人爭規避公獨曰吾家多受國恩敢辭公役乃會族人粮多寡割田千畆分畨應役公無負租族無縲繫其餘故舊僚友師資下至戍卒役氓飢凍患難有告者必獲所濟逆瑾擅政兇燄熾灼或勸公為自全計公曰死生禍福天也使我因是毀其平生雖生奚為其自立又如此銘曰

士有徇名隨世俯仰或泥古陳當用而爽嗟嗟王公乃異於斯自為小官厥問四馳于臬于藩民去而思或試于邊出奇不窮孰謂儒生屢奏膚公利害交前厥守彌定留都來歸其用未竟惸惸孤嫠恃公為命賑貧贍族是亦為政胡不百年表正鄉邦刻詞隧首眙視茫茫

吳郡治水之碑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

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吴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瓌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

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别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膜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横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濵海地勢高卬

鑿之復引水入内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𠀤淺深計遠邇力多賦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巳河上燈攢如星畚臿如雨讙呼之聲數里不絶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

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漊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漊吳江

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溉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太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浜尤多皆如環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吴淞之交横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吴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吴淞白茆之閼太湖之水入江海無

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

壊乎保而勿壊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瀹勿惰啓閉勿縱豪强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於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壊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清濁鑿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既湮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令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茆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閼湖則為虐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

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閼既疏百川來同吳民讙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奠安刻碑河上以眎不刊

震澤集卷二十三